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苏洵、苏辙、曾巩文选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苏洵、苏辙、曾巩文选

选编 颜成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中国文学部分 / 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5

ISBN 7 - 204 - 06840 - 8

I . 学… II . 刘…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64 号

前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序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相传他27岁开始发愤读书，晚学有成。仁宗嘉祐年间至京师，受到欧阳修、韩琦等人的推崇，荐于朝廷，任秘书省校书郎。与其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并称“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嘉祐集》。

苏洵的文章非常刚强有力，受战国策论和史论的影响很大，讲究方法和结构，有精神，有主见，十分严谨，偶尔也有洒脱之作。当时有很多人都模仿他的文章。

他的议论尤其杰出，代表作都是论历史和讨论政府、军事的。

苏辙（1039～1112），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苏轼之弟。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后因上书反对新法而被贬官。旧党当政被召回，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后新党当政，他再次被贬。崇宁三年（1104），定居颍州，过田园隐逸生活。著有《栟城集》。

苏辙擅长政论和史论。他的政论常纵论天下大事，分析时政，一针见血。他的史论常针贬时弊，借古讽今。他的叙事记游的散文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他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不平之气。苏辙

的賦也写得相当出色，不少都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的散文，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他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散文大家。

曾巩（107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先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济州（今山东济南市）、福州（今福建福州市）等地任地方官，后官至中书舍人。他关心人民疾苦，颇有政绩。

曾巩接受了欧阳修的古文创作主张。在理论上他主张先道后文。他为文自然淳朴，不甚讲究文采。他的文章以议论文和记叙文为主，绝少抒情作品。他的议论文立论警策，说理曲折尽意。记叙文头绪分明，条理清晰。曾巩的文章历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后世影响很大。曾巩被后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目 录

苏 洵

辨奸论·····	(1)
心术·····	(2)
项籍·····	(4)
远虑·····	(6)
重远·····	(9)
广士·····	(12)
史论(上)·····	(15)
明论·····	(17)
上皇帝书(节选)·····	(18)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24)
苏氏族谱引·····	(27)
木假山记·····	(29)
老翁井铭·····	(30)
祭亡妻文·····	(31)
议修礼书状·····	(32)

苏 辙

巫山赋·····	(34)
屈原庙赋·····	(35)
缸砚赋·····	(36)

超然台赋	(37)
墨竹赋	(39)
卜居赋	(40)
新论 (中)	(42)
尧舜	(45)
六国论	(46)
刑赏忠厚之至论	(47)
策问	(49)
黄州快哉亭记	(54)
待月轩记	(55)
丐者赵生传	(57)
古今家诫叙	(59)
祭欧阳少师文	(61)

曾 巩

战国策目录序	(63)
齐州杂诗序	(65)
送江任序	(66)
王无咎字序	(67)
秃秃记	(69)
醒心亭记	(70)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71)
越州赵公救灾记	(74)
劝农诏	(76)
洪渥传	(77)

邪正辨	(78)
论习	(80)
说言	(81)
号令辨	(82)
书虏事	(82)

苏 洵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语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伎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

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祸，而吾将获知言之名，悲夫！

心 术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縋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

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项 籍

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刘备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

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于巨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

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如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巨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鼓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巨鹿之战也。

或曰：“虽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巨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黑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于黑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蹶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

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远 虑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也。夫使

圣人而无权，而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群臣不得闻，谁与议？不议不济，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无也。

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而守之以礼乐也，则曰圣人无机。夫取天下与守天下，无机不能。顾三代圣人之机，不若后世之诈，故后世不得见其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禹与汤、武倡其上，而三臣者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为之谋主。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高祖之起也，大将任韩信、英布、彭越；裨将任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机密谋，群臣所不与者，唯留侯、酈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房、杜。

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司马氏、曹氏，贼也，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